



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角度清奇

慢综艺展现当代人社交图鉴

5月23日,慢综艺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开播,节目邀请了来自演艺圈、时尚圈、艺术圈的15位嘉宾,来到距离北京郊区的乡村,共同生活21天,通过呈现他们日常的生活,来展现当代人群体社交图鉴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李睿

记录15个人的21天

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节目邀请了陈陈、郭麒麟、赖冠霖、辣目洋子、李雪琴、孟子义、宋丹丹、苏芒、舒淇、汪苏泷、张翰、周杰、周也等15位嘉宾,来到距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外的桃花坞村,共同生活21天,还要集体运营“桃花坞”,构建一个集艺术、人文、科技于一身的理想社区。
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个复杂的议题,来自不同领域、老中青三代的嘉宾会聚在一起,场面十分壮观。15个人都是所处行业“leader”型人物,个体才华横溢,但在一起生活乱哄哄,七嘴八舌很难管理,用苏芒的话来说“一看就是没上过班儿的”。

初见面互相寒暄的尴尬冷场,长辈见面必问“有对象了吗”,熟人抱团、生人躲避,自我介绍变“灵魂审判”……常见的社交场面在荧屏上放大,15个人有15种表现,观众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。首次开会选“村长”,可以看到各自的反应非常有意思,每个人都不愿意干这种“吃力不讨好”的活儿,于是艺术家陈陈陈主动请缨,但在商讨议题的时候根本无法统一,大家总是提出反对的声音,自觉切

换下一个议题,最终开了一下午会,除了解决了“晚饭问题”,其他什么也没商讨出来。

首期节目中,嘉宾们初相识,各自性格不同,宋丹丹、郭麒麟、汪苏泷三人自带喜感,苏芒、舒淇气场强大,都拥有很强的社交能力,其他嘉宾的反应平淡,15个人的21天,第一天稀里糊涂,之后如何统筹、建设社区,看来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。

慢综艺创新需要新角度

大多数明星真人秀都是套着一个形式的外壳,通过旅行、游戏、任务等形式创造节目效果,实际上观众们看的还是人的表现。从节目形式上来看,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包含了乡村度假、群居生活、经营建设等元素,乍一看有点像《向往的生活》《花儿与少年》和《中餐厅》的结合,除了嘉宾阵容扩大到15人,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
《桃花坞》的创新在于角度清奇,把镜头重点放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上,不仅反复抓取明星之间的社交表现,还用定格动画结合理论知识着重解说一番。比如宋丹丹、舒淇、郭麒麟三人第一次吃饭,郭麒麟一直被两位姐姐不断调侃,节目后期做动画解释,“看似一直被打趣、食物链最低端的人,其实才是社交中心,因为人们愿意把话题聚焦在他身上。”“人们彼此都

是一面镜子,互相映照,认识自己。”节目有时也会引用社会学家的名言,娱乐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知识性,很像一部社交图鉴了。

与情节较强、节奏紧凑、对抗性质浓的“快综艺”相比,慢综艺的环境宽松,不设置复杂的游戏环节和过多的剧本干预,嘉宾能呈现出较自然的状态。近年来,慢综艺越来越火,观众喜欢看“诗和远方”以及“返璞归真”的生活,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慢综艺,同时也无法避免同质化现象,旅行类慢综艺尤其泛滥,有早年的亲子向《爸爸去哪儿》,姐弟向《花儿与少年》,爷孙向《花样爷爷》,到近年流行的友情向《我们是真正的朋友》《奇遇人生》《恰好是少年》《青春环游记》,还有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,节目形式大同小异,基本上全是靠嘉宾在撑,市场表现相对疲软。

相对而言,生活类慢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和经营类慢综艺《中餐厅》都有着不错的反响,尽管都是“综N代”,但独树一帜的节目形式还是在众多慢综艺中十分出彩。《五十公里桃花坞》首期播出后反响尚可,群居社交产生的矛盾冲突有《花儿与少年》的影子,生存和经营的议题也有《中餐厅》感觉,但都没有强烈的压力,节目全程没有发布任务的角色,首期节目中除了能说会道的几位嘉宾,其他人的反应相对平淡,相信熟悉之后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,毕竟15个人,想想就够热闹了。



天天娱评

落后于时代的爱情片

□师文静

近日,改编自热门帖子的电影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上映,口碑和票房都不是很好。这部影片,再加上之前的《你的婚礼》《八月未央》《荞麦疯长》等,这类国产爱情题材电影一部比一部虐心又虐肝。“伤痛的爱”“遗憾的爱”充斥大银幕,成为被消费的、能够收获票房的赚钱密码。

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中男主角吕钦扬是个学渣,但是喜欢学霸女孩凌一尧,吕钦扬肄业后来读完大专后一直打工养活自己,也希望能养活凌一尧,凌一尧则保送上研究生,继续读书。这场本来就“不匹配”的爱情,当然面临各种现实的阻挠,包括凌一尧与家人断绝关系而失去经济来源,吕钦扬被“富二代”男二的各种“自尊碾压”,吕钦扬拿不出30万房款首付以及被人骗走施工款等各种残酷现实。不明所以的故事结局,似乎也预示这段爱情不知去向何方。这部影片想通过爱情来呈现现实残酷,展现现实对爱情的蹂躏,但呈现出来的只是“残酷”的堆砌,观众看不到主角人物更多生活细节的流动和真挚的情感表达,只有一个又一个“难关”叠加在男女主角身上,目的就是摧毁这段感情。在这里,堆砌起来虐出观众眼泪的“现实残酷”,与偶像剧中接连撒出的“工业糖精”有何区别?

影片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中的这一段爱情故事,更像是上世纪一些悲情

故事的设定,是直男视角的女大学生爱着穷小子的故事。女方心甘情愿爱着男方,男方只剩玻璃一样脆弱的自尊,独自打拼,独自受伤,忽略了女性的情感需求。凌一尧和吕钦扬这样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脱离当下,就在于这个爱情故事的起点是很难成立的,能读到研究生的女主角为何成为故事的工具人?凌一尧和吕钦扬不能在一起的关键压力是钱,在吕钦扬的视角中,这也是最大的难题。而凌一尧对待这段感情的寄托和方法是“等待”,她等待着吕钦扬赚钱、买房,等不到就转身跟有钱人结婚。为何不是期待自己毕业后赚钱养家、收获爱情?2021年的电影中还有这样的“工具人”女性角色,这种观念其实已过时了。现实中,大多数女性早就跟男性一样扛起房贷压力和生活责任了,女性和男性都直面现实性生活了,电影中的直男视角故事还在讲述男人的自尊和女性的依附。

跟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一样,《你的婚礼》也是一个男女主角纠缠十多年的爱情故事,只不过后者没有披着“残酷现实”的外衣,更多的是纯粹的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情感纠葛。在故事过时,人物过时这个角度来说,刚上映过的《八月未央》更具代表性。同样是写两个女孩与一个男性的伤痛三角恋故事,让女性诉诸追求生活自由的《七月与安生》成为佳片,而《八月未央》成为彻底的狗血爱情片。《七月与安生》中,七月悔婚,辞掉安稳的银行工作,离开家乡,逃脱无爱的婚姻束缚,安生代替

七月好好地活下去,让女性的悲惨成为女性追求自由与自我的契机。虽然这个故事带有原著的狗血元素,但传递的女性形象与爱情价值观是当下的,是不陈旧的。而在《八月未央》中,乔自杀,成为狗血三角恋中的工具人,而未央也从原著中不相信爱情山盟海誓的女性,变成了三角关系中欲迎还拒的人,在男主角朝颜的“主控”下,两位女主角都失去了精彩,故事也沦为狗血剧情。

“虐心”“虐肝”并不是爱情片的全部,但却成了爱情片卖座的长久秘诀。从2011年的《失恋33天》和2013年的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开始,青春爱情片市场潜力被挖掘出来,虽然出现了《少年的你》《七月与安生》等不错的影片,但更多的是《月半爱丽丝》《你的婚礼》《荞麦疯长》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《八月未央》等口碑坍塌的影片。青春爱情片沉沦于“十多年初恋”“伤痛青春”“初恋即永恒”“爱情遗憾论”的情感模式中无法自拔。这种“遗憾”“失去”为主题的爱情片好营销,营销的核心点就是“爱情终有遗憾”,而跨越数十年的初恋爱情长跑最终散伙更令人心痛,这种痛直击观众泪腺。在当下的国产爱情片中,“爱情遗憾论”已经达成了共识,为了制造这种“遗憾”,每一部影片不惜制造一段又一段将观众虐出眼泪的桥段。但在这种对“失去”“遗憾”的过度情感消费中,真正的青春爱情书写与年轻人成长内容,却被狗血的桥段挤没了。

